

五山志林
二





林志山五

(二)

撰尺天羅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五山志林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平

撰者 羅天尺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王模)

五山志林卷五

闡幽

歐公史材。五代史韓通無傳。良史哉。下者索米矣。不有野官遺民。幽何闡耶。余邑志。自嘉魚善惡兼收。尙矣。石洞繼作日書。已亡。石洞者。嘉魚之風類也。可謂觀止。餘爲鄧下。闕者多矣。余能無饒舌焉。

鄧公壩

菊花石

袁邑尉

不草大將軍敕辨

請謚書

張司徒

賊憐孝子

劉百戶墓

文康拜刺

骨相類裴晉公

陳邦彥起兵始末

嘉魚厚道

祖姑

廣州志考

小遇台有命

哭劍道人文

廣積沙

補文康軼事

少師無八金

清字市蜺

中式不赴宴

都寧寨

類稿奇冤

廢解元

兄過妹墓詩

却洋舶饋

女子擊登聞鼓

甘學高節

采芳園

余梁石湖詩

海幢題壁詩

八女不溺者舉鄉飲

苦學竟成

脫囚得官

詩琴二僧

鄧公壩

邑南二十里冲鶴村有鄧公壩。係宋末廬陵鄧光薦隱居。余按邑志載孝廉黃朝賓考古跡云。光薦自鹵度嶺及廣陷。避地深山。適強寇至。妻子匿暗室。寇無所覩。焚居。十二口同時死。光薦隨駕至厓山。除禮部侍郎。厓山潰。光薦赴海。鹵拔而出之。止言度嶺不詳何處。所謂深山乃香山之黃楊也。尺按冲鶴去厓山不百里。香山黃楊去厓山亦不相上下。光薦可至黃楊。亦何不可至冲鶴。其古跡或然也。余又讀輟耕錄云。鄧光薦先生諱剡。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

子羸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想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日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似此。則光薦亦謝皋羽之流也。宋亡。不從虜。寧闔家焚死。兵燹中。卽謂冲鶴一壘。爲首陽山可也。田橫海島亦可也。

菊花石

江右鄒漪。明季遺聞云。僞紹武立於廣州。僞永歷遣兵科給事彭耀往諭之。譬曉倫序監國先後。蘇觀生不聽。殺耀於市。耀。粵東順德人。舊爲秦令。有能聲。尺按。耀。余先祖司李公業師。崇禎己卯。孝廉其子睿壩。文品兼高。真隱君子也。嘗祠公於羊城。多羅致奇花怪石。置之堦下。後祠宇剝壞。余先君昇其菊花石回。忠愍父子高風烈節。如將見之。

袁邑尉

邑吏部羅虞臣。司勳集紀聞。贈邑尉袁溥云。當毅皇帝時。水村陸公居冢宰。而吳人袁溥給事陸公門下。未有所顯。初。公與嬖臣江彬有郅。後彬用事。會宸濠反。彬劾其所惡者縱寧。詞連陸公。詔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逮中。溥適除掾中尉。乃見公泣曰。溥義不宜使公受誣。于是謁掌獄者韓端曰。昔劉賊倡亂。震危北郡。陸公崎嶇千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居冢宰。海內未聞以失德譏。一旦構讒言。遂置於理。誠非除功罪之義也。然上將蒙恥。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疑今日。但公有八十老母。卽公被誅。在律

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中。使後世謂主君有殺人母之名。溥願以身代。韓壯其言。乃許繫華夫人。夫人出二日卽死。而溥爲經治其喪。且主弔焉。又代公上書訟冤。得減死。而江彬亦坐罪棄市。原子曰。予往年曾繫詔獄。有老卒能道甚詳。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今陞爲鎮南州司錄。前尉何雷。十百率以罪去。而得遷實自溥始。是皆可書也。天尺覽天官贈溥一事。歎溥果賢良也。隨考邑乘名宦傳。概未之及。豈纂志者司勳集猶未寓目耶。抑以尉少之也。

不草大將軍敕辨

朱懷吳昭代紀略云。梁文康公儲。廣州順德人。正德間。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志。皆助爲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武皇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常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蓄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也。王其慎之。毋忽。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正德己卯。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敕。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敕。帝震怒。手劍立曰。不草敕。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憐臣。若遂草制。他日陛下

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帝察其誠款。擲劍起。不促草敕矣。己卯。宸濠反。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又將南幸。時儲與蔣冕手執奏章跪行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帝遣內臣諭起。對曰。臣未奉俞旨。不敢起。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冕乃起。始宸濠未反時。凡有餽。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惟厚齋梁公、晉溪王公。無受餽。給事田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聞報不動。又言官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召至獄正罪。如陸尙書完云。公曰。余惟致仕去而已。終不肯辨。久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石齋楊公常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爲也。然後知公之爲大矣。天尺按。豫章胡維霖。墨池浪語曰。楊升庵以通紀爲梁億所著。億。儲弟。故不草大將軍敕歸之。其實草者梁也。內閣有敕書稿簿。綴撰者姓名于下。豈可誣也。信如此言。諛直相反。吁。事僅百年以上。梁公人品。尙未定論。况敢高論千古乎。胡言有左袒升庵之意。今觀紀略所載甚詳。朱君亦豈文康弟哉。弟不可私兄。子獨可私父乎。况同時黃文裕、霍文敏。與本朝蔡方炳。皆以不草詔爲梁公事。并謂寧王護衛事。費宏爭爲不可。而廷和陰主之。卸罪梁公。公不辯。致仕去。吾友蘇珥云。護衛一事。可卸罪。則草詔一事。亦可加罪矣。尤太史侗。以博學詔修明史。所作升庵傳。謂其在雲南時。不攜載籍。往往取之腹笥。援據多舛錯。間出附會古人。點竄舊本。所論亦未足據也。屈華夫先生樂府贈公云。如何聖天子。乃稱大將軍。當制不敢草。嫌以臣名君。皇帝拔劍起。不草卽誅爾。免冠伏殿前。流淚請就死。剛哉古大臣。不辱朝廷體。後國朝修定明史。不草詔事。仍屬梁公。是非豈終泯哉。

請諡書

邑人何治。請三忠諡書云。廣東廣州府順德縣馬寧堡民何治。呈爲請諡以揚大忠事。治草莽貧賤。海濱耕釣。居近厓山。仰慕忠烈。竊見宋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捐身家而報君。溺海濤以殉國。其忠烈非淺鮮也。當其死事。諡號未章。迨景泰間。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登六君堂。見信國公無諡。特爲題請。得諡忠烈。宏治間。僉事陶公魯。徐公紘。布政劉公大夏。檢討陳公獻章。慨厓山爲太后忠臣死所。奏請廟祀之。然僅止祀而已。號諡雖兼。題請實未併行。此張公翮輯厓山志。謂之闕典。重有望於常路君子焉。今幸遇軍門。道德儒宗。夔龍宰輔。殘墨戒僚。恩威覃越。總總林林。已蒙厚澤。轟轟烈烈。可不褒嘉。伏望下采芻蕘。上陳楓陛。倣舊例於韓公。視張陸如信國。俾一體膺諡。庶浩蕩皇恩。深入葬魚腹之烈。瀾漫聖澤。上徹攀龍髯之忠。自二公推之。諡與不諡。固無加損。自激勸言之。此諡一行。臣工觀感。益竭忠良。士類驟聞。彌加淬礪。其有裨於彝倫風化。信非末務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懼。總督吳批。張陸二公。竭忠蹈海。至今厓門。凜有生氣。雖闕一諡。而英英大節。炳如日星。誰不仰之。今據陳詞。意甚嘉美。第當盛際。驟而請此。尙屬駭聽。及觀弔古一冊。累千百言。感慨激昂。有餘悲焉。山澤中乃有此奇。所當優處。仰高要縣動支禮銀三兩。以獎其意。治辭不受獎。天尺曰。此千秋大典也。禮失求諸野。何治之謂歟。

葉化甫云。余兒時讀陳子書。想張叔亨之爲人。比長。聞湛文簡謂。執業白沙。見其友張司徒。謙柔而剛正。卓然大雅君子也。然司徒貧甚。霍文敏計兩廣使事。順德張泰。博羅張津。皆司徒家產。竟不增于舊之毫寸。陵遲衰微。久則墳墓不守。兩公皆未考。後世皆不得蒙黑衣之澤。當塗以章文懿請名教之幸也。余善津子。碩。其家蓬華。碩賢。歲貢不仕。事母太夫人孝。菽水廬具。以衽悅又攬之。泰宜然。嗚呼。以優待士大夫。孰不喁然怒者。奈何出孟下哉。

賊憐孝子

邑同知陳南墅公集云。古田公諱莊。少。父使事耕。不事。使給事官人。亡之。父大怒。曰。我事於人耳。知事人耶。父奇其對。具禮往從師。受舉子業。不數年。學大進。舉於鄉。爲古田知縣。好詩歌。有豪氣。嘗走馬長安中。有王郎中舍。產異蓮。公立馬凝睇久之。爲蓮花詩一首。大書粉壁而去。王郎中目公詩有諷刺語。曰。狂人狂人。旣而奇公才。造門交歡。性至孝。甫十五歲。而母大歸於蔡。公日夜啼泣。滿衣裾。一日。省母歸。遇賊於野。褫其衣。問衣何漬。泣語故。賊憐之。歸衣。慰勞而去。

劉百戶墓

石洞志載。明錦衣衛百戶劉英墓志云。英。薊北人。善騎射。弱冠。襲官階昭信校尉。選守九關。永樂十九年。奉命召胡都督於廣海。過西淋魚塘口。賊劫商舟。英奮曰。安有雀適羿。羿舍之者。遂傳於賊。發三矢。賊應弦倒。商得免。矢盡。遇害。都寧巡司以聞。三司爲具棺殮。厝於司側屋之後。獲賊磔於市。而昭信之輓。

竟無有歸之者。歲久屋壞。棺腐骸露。正統戊辰。南海老人廖泰。遷葬於司之右。而余友良爲志。宏治壬子。知縣吳廷舉。行部見之。曰。英不柄兵。魚塘之事。真胡人於越也。而以其身爲捍。非烈丈夫乎。予封人樵牧不禁。心甚媿之。乃爲立廟。遷墓廟後。檄巡司清明修墓。著爲令。

文康拜刺

王世貞觚不觚錄云。余行部萊州。而過太倉守毛槃。槃乃故相毛文簡公紀子也。當文簡以少保居內閣。而楊文忠廷和。梁文康儲。爲少師。嘗出二公拜刺。乃色箋。僅三指闕。中云。楊廷和拜而已。梁公則稱老友。或稱契末。余怪問之文簡。豈二人門人耶。曰。非也。毛公視二公。僅後三科。其答刺則曰。侍生。亦僅三指闕而已。三十年來。次輔投首輔帖。無不用雙摺者。而首輔投之。亦不見有直書姓名及契末老友等稱。

骨相類裴管公

鬱洲集載。文康公七歲。父遲庵公。嘗攜與諸兒浴小沼。見星光下照碧水。因出對試。諸子曰。晚浴池塘。湧動一天星斗。公對云。早登臺閣。挽回三代乾坤。又六歲時。自學館趨歸。誤仆於地。父遲庵翁曰。跌倒小書生。公卽應云。扶起大學士。其少時已具臺閣氣象如此。南海倫以訓云。遲庵爲人誠直尙誼。慷慨信然諾。黃寇之亂。能率鄉之耆老。捐資設備。以軋敵。鄉人賴是保全。尤善篇什。後進多能誦之。家教甚嚴。公自幼克承顏志。遲翁鍾愛焉。嘗歸自館。遲翁望見兩眉俱綠。心益奇之。祖舅周翁有骨疾。人莫肯近。

嘗擁湯使公濯足。公無難色。周撫之曰。爾骨相類裴管公。吾以子房望爾矣。

陳邦彥起兵始末

三藩紀事云。順治二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潮陽賴其宵。先後舉兵。說甘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已發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甘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却歸。四月。遣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歿。初。廣州之圍。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其妾及子。後郡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肇慶。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閣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村兵多蠶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水陸並進。且約原廣州衛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聞警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而公以大艦逼其西。可以得志。望青旂而朱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彥以火舟衝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旂幟。疑皆敵舟也。陳遂動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歿。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壯。子壯奔高明。邦彥奔三水。未幾。清遠指揮以城迎邦彥。邦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邦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家園。未幾。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寔蓮戰死。子壯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嘉魚厚道

李嘉魚舊志云。平步陳志亮母李氏。年二十一。夫死。志亮娶羅氏。年二十三而亮死。李良妻黎氏。年二十三。龍頭堡梁氏。年十九。俱夫死。濤村吳有進妻。三月進死。俱守節至老。嘉魚李承箕曰。此數人者。余嘗以其無他善著于人。將削之。通守莆田顧文時語箕曰。時人多忽人之小善。婦道之善。豈出閭外哉。易爲者忠臣。難爲者孝子。節婦也。風雨之朝。星月之夕。獨處空閨。至老而不易其心。是豈易能哉。箕以斯言爲然。天尺曰。舊志貞節不盡受旌者。皆錄于志。蓋以蓬蒿下戶。力不及旌者。彤史可也。雍正庚戌。余在省志局。志例非旌不錄。杜濫也。省志將上之史館。杜濫可也。邑亦小矣。余請明府柴公仍舊貫。嫠婦其不死乎。明府從兄柴琦。今龍憐也。因余言。次其公舉者一帙甚核。余在署見之。謂可以傳後。志事未竣。明府擢瓊司馬去。未有成書。貞節一帙。遂無存稿。後胡黃門纂輯。凡合例者。悉登諸冊。視前更備矣。余友黎偉光過。述其弟偉權妻何氏。與其媳胡氏俱孀守三十年。從弟偉阜聘妻曾氏。夫死奔喪。有羣鴉爲之引路。紡績事翁。教子成立。而黃門皆未登之冊。缺事也。予爲補書。亦猶嘉魚之志也夫。

祖姑

潘憲勳曰。余先祖贈奉直公。少失恃。考遠館。不得繼妣心。幼淹之水。隨流入港。觸漁人網。族人東蒲救之。蘇稍長。正月初八夕。復將於梯下移巨石。壓其宿處。繼妣一婢覺其謀。謂公曰。郎君今夜宜移宿他所。公不信。婢泣以諫。且曰。今夜倘聞有聲。自高閣墜下。必啓關出走。不然。終難免毒手。公如其言。獲免。後

婢以洩聞故榜殺卽正月九日也今吾子孫每逢是日設祭於寢尊爲祖姑實不知其姓氏矣天尺曰臧獲好義能不顧生尤世所難淮陰一飯尙報千金今祖姑捐千金之軀而獲報止一飯未爲厚矣

廣州志考

邑孝廉何廷相邑志舊序云先是郡志伊始汪太守辱以幣聘廷相遠道京師未克共命云天尺按汪太守永瑞江南順治丁亥進士由河南學憲改廣州知府所云伊始後不知其書卒業否也各郡皆有志吾廣州獨無雍正六年謁臬臺樓儼出廣州志抄本二冊見示謂嚮諸市散帙未全不知誰何底本省局開後徵府志不得時太守吳公騫謂前守葉公勇草稿尙存欲延粵人續成之終亦不果廣州爲五羊首郡文獻獨缺是所望於賢二千石哉後按香山黃文裕集云御史華亭蘇公恩代巡至廣檄郡守蘇君椽曰郡乘缺有間矣其盍修諸椽問諸佐佐以馭世善經其大有三曰德政曰風俗曰賢才志非是莫之先也採纂前志綴葺舊聞如沈懷遠南越志王範交廣春秋黃恭交廣記顧微裴淵廣州記第山水蟲魚之瑣畧者耳李昂英陳大震修於宋元而五代以上軼略弗詳成化初都御史姑蘇韓公雍使教授王文鳳續焉大者不書而淫詞佛老獻諂詩文雖微必錄穢且陋矣于是蒐羅今古刪補成編門人黎民表謂公著廣州志六十卷今不過三百年而刻本已散帙無存可慨也尺續遊花洲見李崇樸有藏本但其人防有墮化書者祕不示人

小遇合有命

邑文學潘漣云。吾叔梧齋公。少能文。弱冠拔兩邑幟。科試優等。應餼與學博齟齬。不合。拂袖去。次考者補之。後棘闈不遇。次考者貢去。公復高等。適補其缺。一廩膳小遇合耳。造化顛倒。若有數以限之。天尺曰。公諱鳳昌。字允韶。余外舅也。與其兄允大同耽詩吟咏之聲。時溢戶外。曾與學博梁省齋同里。余語山梁東岳。靈長陳東白。岑湘衡輩。結社城南。余亦時執鞭載燧焉。自公兄弟沒。吟響斷絕。不勝車過腹痛之感。

哭劍道人文

南海王鳴雷中祕文集。哭薛劍公文云。好飲酒。好擊劍。好讀書。明先王之道。守學士之業。幸事也。而天不幸於斯人者。獨何歟。往年與薛子學操蓮葉舟。置漢文數本其間。阿曲之務去。沉潛之務來。閱論雅尙。通於琴。達才敏用。通於奕。奕賦。吾知其流傳悠久矣。惟是琴賦不可傳。自喻而已。曾幾何時。而薛子溘然而往。薛子往。而正學誰與。潔身誰與。忠告誰與。方謂天下無事。約居一荒山。隱身著言。教吾子與汝子。使之孝弟。與之終身焉。則亦已矣。今已矣。余焉能不爲之涕泗滂沱也。假令薛子壽其身。文成數千。無當於道。無關於人心。世教質僞言辨。釣聲譽。安足語斯人哉。今文也。詩也。壽薛乎。使天下知文章性命之壽。不在乎年。集富。則將奉數卷緒言論說。以增色其山川。而不使阿曲之雜沓進於前。以晦抑天地間沉潛有本之儒。不亦幸事哉。况生平有古劍在柙。終身焉不出以示人。其十年一磨。輒矜異鋒鏑。似不肯屈意自下者然。其號劍道人。殆庶幾歟。夜臺度可沾酒。則與之飲酒。不妨酣醉百鍾。持君文問。

柳愚谷在生常抱舉世無相知之嘆。蓋歎顛倒好惡悖道異詞者。今泉戶有琴。有朋友。有知子文者。又何事區區恨古人不見我哉。獨可流涕者。生平有井中心書。設或他年一旦啓之。得稱心懷。惜君不逮也。如之何者痛哉。按劍公先生諱始亨。讀書懷古。飲酒擊劍。亦奇瑰士也。順德龍江人。二樵之兄。有劍道人集。乾隆庚午。胡黃門纂邑志。不列之文苑。缺事也。

廣積沙

黃相國士俊。少爲諸生。家甚貧。娶馬寧李氏。富而無禮。公將省試。意欲求助於外家。值李讌客。嫌公衣衫襤褸。於小廊下餉以鴨卵二枚。公不知也。歸途逢李僕。廣積謂曰。余家今日宴客。相公何歸耶。公以實對。廣積憤憤不平。延公到己家。市物待公。自度有一豕可足科舉用。鬻金以贈。公盡醉。索紙筆。悲歌笑罵。戲成鴨春一表。貽其翁舅。中多警句。至今人誦之。按新語。粵俗呼卵爲春。是科省闈卽捷。後大魁入閣。以沙田報其僕。因名其沙廣積云。

補文康軼事

香山黃文裕公云。當毅皇帝時。公首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於己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寮。則延譽宮府。力拔爲輔。比南巡狩。欲奉天子行寶以往。楊公不可。蔣公益不可。且嘖有煩言。公無少見於色。亦未嘗輒語人也。及佐督學西粵。蔣公始語其詳。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先是西安張御史。槌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槌終身感之。夫東里南陽賢相也。然遠抑庵不使

入閣斥一峯不得立朝。視公之度何如也。神道碑誌銘公之德業詳矣。而佐獨舉二事補其遺缺。以見公之所以爲大者。初不在於詩文也。

少師無八金

秦泉黃佐革除遺事云。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六往曰。未有以給也。盍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祠竟不克成。尺按。後公孫處士敞。以狀聞當事。乃得作廟。見蘭汀集。

清字市蜆

吳江鈕玉樵觚賸云。何經都憲罷官家居。一日門前鬻蜆。公探囊乏錢。夫人笑曰。何不書清字市之。邑人薛起蛟。木末山房集又云。吾邑風尚嘉隆已前任質少文。士風樸茂。時先輩矜名檢。尙恭儉。官至二品。居鄉猶徒行。謂父兄宗族所在。不以貴先人也。何都憲經鄉居。每浴於河。有舟過而膠。謂曰。父爲我推。遂推之。天尺曰。按此二事。經清風古道如此。而邑志乃謂其居官無可紀。只能諧俗。附於從弟何淡傳下。何也。按丁卯邑志又書市蜆爲劉方伯士奇事。豈一時二公皆同。抑傳聞異詞也。

中式不赴宴

豫章族譜云。五嶺公羅名世好義。嘗以桑梓事抗邑令。令銜之。景泰初立縣墓。無碣。公祖墓爲豪勢所奪。令因曲斷。名世故高才。是時未有易書。令素悉公字跡。入闈日。適爲蟲禿其筆。令反薦之。獲雋。公不赴